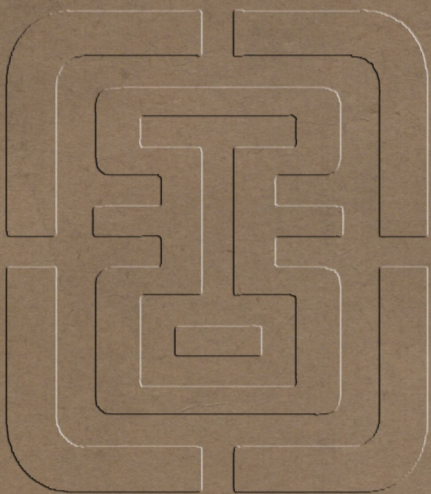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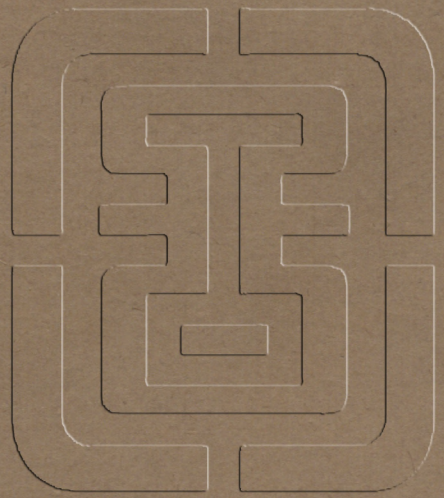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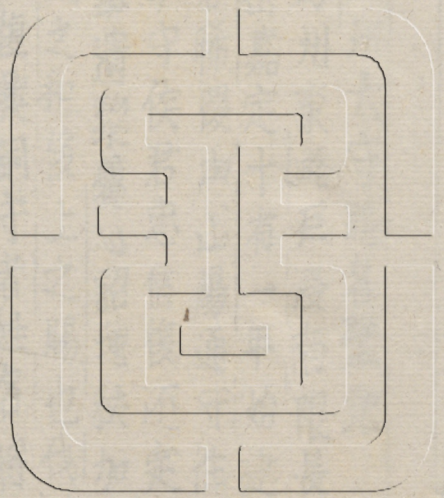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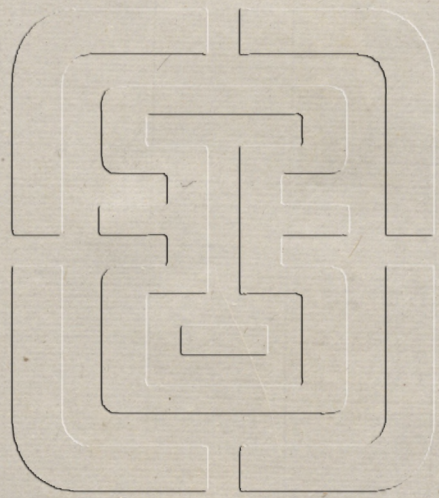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爲州東略巨辰南限長淮西北鄰徐
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宮
室徐君晞綬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
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振業之百
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
守樂民之和後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
郡之興復興嗣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
求文于了翁因爲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
年長江以北悉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

二州 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為朐山隨未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朝母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為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為垣以得道為助以在德為險以禮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憤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愔為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鳩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曾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魏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昇彝匪我邊陲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

爲我書之其不佞幸嘗有忠舊閔若忠獻公之年行則既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其詳且忠獻始爲士曹力辭筦康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迄由樞宰先後奉使聲震關陝力遮梁益以保我于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儉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放是士大夫不曰我戎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喏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我戎之失則爭爲避狄之計於是而後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繼揚以來禍變益慘蓋昔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冥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劇寇內變粗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儼是敵七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子白店原于四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唱之也陝服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

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樊率諸將伏羲復讎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木背盟順昌拓臯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九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飲兵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遣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遇瓜州之萌以歆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干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縛軍實致人才之為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頓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困禍福為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麗牲

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想邪說
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
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
官葉公時為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
之公卿大夫士為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
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為巨編復
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
為己之孝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
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願稱焉斯其為顯揚
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為榮也夢錫
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勤匪直為二父
榮也余乃為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
知父母息深報微群動芸之晝夜息萬生
點點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
貫一機埋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
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
吾將為樓于閭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
為我發之余方論及其事或以語余曰先
生制札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
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
不祭父母之服奄斬而兄弟菴衰言有稱
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第以遠
遠而亡兄以喪第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

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礼乎曰不然也
礼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
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為厚人倫篤天性
將扶世以厲俗者始有激於二士也而過
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
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
也夢錫由唯遜書以為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
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
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
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
民貯之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古準田稅使民
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糶以元
直其後王晁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
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
臣嘗跡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
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
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
貯之別倉榜曰惠民儲繫量之贏罷轉輸
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
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
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宜加損焉則於
一城生聚為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
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

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
教寓焉既又流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
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
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
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
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
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強夫地臨澤上切
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
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
尔過予責尔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
也亶亶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
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
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父也而進
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
其來以父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
輸泉始冬而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
其或糴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
事惟義之是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
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尔僕蜀人也嘗
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
襁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
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
人以正率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具守潭
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
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

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殺攷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業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及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躰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淑其國人弟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乂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塚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殊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術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躰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

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子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

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子孟之心
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
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
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
也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李顏子
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
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
所以志則鉅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戚
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
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遇臨印魏了翁而言曰

固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
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為峯凡十有二
稍東為凌霄峯古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
其局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為洞可
容數人舊傳為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帚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號元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
以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為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為觀宇於絕巘堂殿
館祠無榮翼庖福彪分阡列中建三教混
藏諸道釋及儒家諸書複寢重闈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比有不憇歸雲二亭其麓有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椒殿賜緡錢百萬儲宮爲扁殿雲堂一時各公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功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敢羸糧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且二教之設情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日混一云者得比而同之邪曰至而滋息生之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為有也來伸往屈由有而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污然則物有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有目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不誣也今日餽人以粟俄而為金然則耳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天不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為爾強書之决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真丈夫也麻姑擲米成丹之事非獨餽粟成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無是說也曰爾為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目之爲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未流之害也尔師之初綿之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未甚害也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畜縮以全吾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爲二致其末流之弊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

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驟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教而存軀而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士曰唯唯遂書爲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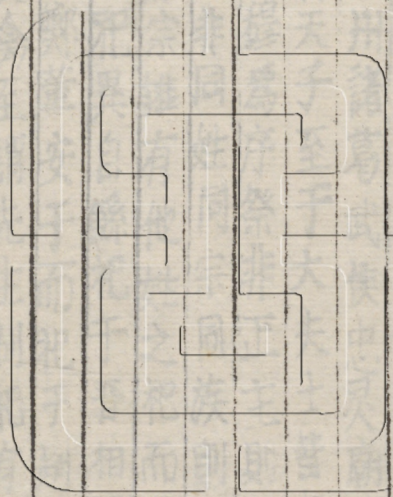
遂寧爲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判官參實並列不當厥居乃數十年始從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驛歲修月蠲吾用永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元卒張福莫簡叛灰利撤閔抄果踐遂於於是東驛之僅存者一二乃皆燕游不急之所使者移寓西驛之以以虛弗葺畚陽汪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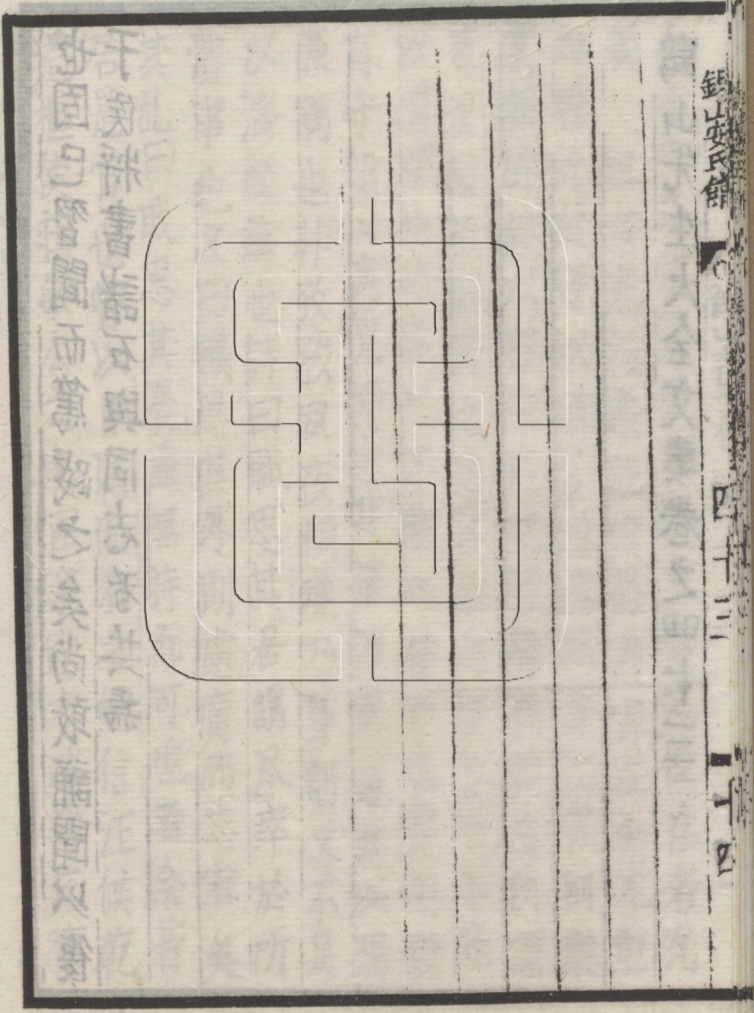
來領使事過故廡彼惶躊躇顧謂察吏是
觀聽攸屬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
有司凡縉錢六萬米石十丁匠四萬六千
九百候曰損無益之費假以歲月不潰干
成平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間風畢獻
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詔十六年之四月
室寢堂與榮序門廡筦庫庖福以次備具
至於實祿有館文書有庠府史有舍視舊
規寘始將過之役成屬余識其顛未余舍
然有感焉 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
筦推屬之轉運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
稅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
權時之妙筭也然權任雖分財力猶裕目

熙寧分使推利郡守之權始削脫有城郭
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
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未興受其害至中
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
者僅為催科團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
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著兵
闕弗治祗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
得無以交通乎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
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將薄
書期會之問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
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
幽枉凡昔典禮命討之所闕為君師者建
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

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况我祖宗憲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恫瘝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君謂及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亂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蒞敏公之家宦李遠有端緒茲事

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于與泚書語不與同志者共謀
 守固已嘗聞而驚歎之矣尚煩
 蕭蕭聞以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叙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坊序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
 姓以昭穆為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蝦不
 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於與祭
 大蒸瞽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
 尸與廟祀異自繇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
 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生之
 舊魯展禽至謂先生制祀有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五六經之書終
 於無文漢高起沛黃帝有祠迨其中葉故

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怪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礼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礼秩之不可踰也晉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親蜀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爲廟特節不祠非親故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即夫礼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灵

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遂寧馮侯邦佐爲守上距皇祐歷玄默執徐之歲九三廟既久第侯微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守瀘道出叙候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媵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皇也既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越嶲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陽遇降人李鳩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一予即其言又爲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瀘公細事且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

傳注淆訛靡有定屆况公用蜀之心人得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直謂瀘峯地庫惟五月可渡瀘峯即今堡山是始以郡名瀘指瀘峯為瀘水不知是峯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徼外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賓尤為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匪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仍非其實此地實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

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藩之地曲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為三重瀘又東為西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崑水又北會大渡水其支分為朱提水若水芋官水繩水淹水咸會于越嵩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越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抵瀘叙其通稱之昔曰瀘昭烈伐吳之役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招之至于秭淝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牁永昌建寧四郡怙險畫禍渠帥離圍至於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界吳人嗾孟獲以扇諸蠻越雋牂柯胥為畔援當斯時也使

離閭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
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
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歿須
暇之二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
柯而身自出越雋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
大渡亂孫水破越雋斬離閭絕馬湖禽孟
獲蕩平四郡遍歷三廬遂南極涪池深入
不毛之地勒銘誓虜道瀆水漢陽以滷以
予所知合馮侯所攷公之渡盧昭昭乎声
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洋洋乎精神之
如在貌茲其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
其事而系之銘曰人以一心莫位堪輿或
爲大小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廷所
謂小人功不蓋媿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
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
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濟皇
皇奕奕祗赫庸釋拔本而言穿窬之類自
秦戒學罔擇善利淮兩董公獨識此意是
開叔末誦誼秉節迨諸葛公儼如天日開
誠廣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皐伊旦奭漢
主未顧隱然人龍厥既顧之前無二雄扶
漢植華燁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衷其
在梁益風績彌密令其僅存八陣遺蹤在
昔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
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麟乾坤翼張首奮攷

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
此管樂謂書申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
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蓋終其身義
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
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
成不成柰何乎天

元符志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
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
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籍元祐姦黨
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
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乘
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

閣又亡何李柱史季尤又為承議之五世
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
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志諫名吾閣
予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
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
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
丞彝鼎為壙誌補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
事之臣籍其祖於邪昔附其事於姦黨而
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矣乎竊嘗稽諸
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兄弟第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
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

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天既各浮於實則於是名實之說建其又甚則放辭者盜立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鵲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鶩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下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

未嘗被以溢惡無實之名也自京下一開其端變亂白黑實為陰乘陽賤陵貴夷亂華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建繫五十三家將以為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偽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偽本以怖而懼之也而願附各藉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為至美之事况夫人以耿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監貴素飽曾幾何時而為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萬世在後是非子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揜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籍

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
日之清明庸夫孺子齋夷醜虜孰不知之
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豪髮加損也
祇以貽千載之一噓耳彼京下穉侏必不
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
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
人者猶申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放
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
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
孟博之去嘆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
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為柄臣者誣人以姦
邪本起穢以爲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
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
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爲淳熙宰
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
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積剝方議改爲院
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
之如飛如翔突兀闐闐公爲我書其顏且
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
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
岡巒酋峙若顧若留雖水盤紆有匯有滄
是宜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
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爲之記今馮
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

嘗觀祖宗今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楊邛之宋與李盡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倫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遺梗命諸道提刑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為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師守總其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為類省試諸道之合羞此乎防為舉首者恩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下而竊笑為嫚秦所愠繇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興初

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人之器識固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資之士言之文定切真音氣軼群邁醜發為詞章閱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誠言人即知其為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

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達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及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職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銜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

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
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必
不肯襲浮腫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
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
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
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
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
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峒今列蜀版曹自
財賊所抵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
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
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為碩鄉儒

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亟稱之魏忠獻
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各相其子宣公
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流
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
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猪為
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砭砭崇四
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從各十丈以通南
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
詔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
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
皆節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與梁之麗貫接
紫巖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
所自出也願為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

德之志予嘗謂孔子間居之篇不知孰為
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
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
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
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
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
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
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
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
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
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
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
數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真有以闋盛衰

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襲唐舊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爲之宮者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築其說曰即亭試士毋害也而前甯後枕

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况孔堂肅穆而羣趨錯立喧瀆已甚蓋議改爲建嘉定以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揚言伯天官侍郎許成子興了翁皆欲縱吏其成而曠日綿禩或死或去臨邛楊侯楚望宰郡暮年郡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砥平席衍而勢爽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龜襲乃下令徙寺且庚鄰田以益之賦文東西五十南北六十既輟少府用度之贏又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補其乏士受後要不以厲民而陽作堂左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爲堂列八內于東西二夾爲主司直舍試士之廡東西

鄉各三列中為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昇
列封彌騰錄之司庖漏吏士之舍靡徹不
備迂舊廡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
一既就緒以書來論曰伯雨為普人肇修
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微一言以寵灵之
某為人記貢院記學宮多矣然而考諸制
度之詳略風俗之薄厚則未嘗不致疑焉
且國初天下未有孝也慶曆三年以後雖
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
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
遠小咸得立學官之備及昉乎此國初
貢院廢置亦無常君自崇寧至政和中都
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

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官以重其事風厲作
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
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
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逾密而敝茲多法
既詳而姦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
舉取士者非有此間茲黨月書歲攷之素
直以寸亂之文一夫之目拔自疏賤畀之
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
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
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
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慙於當世則
雖以言取人未為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

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輿郡國邸吏所傳牘分條別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閣政下無諛詞正季以言猶可得士脫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合戎則贊和戎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貪黷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為庠序以肆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蓋可億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

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亦然脫使始迨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三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其祿故於采地得立廟祀外諸侯嗣也則於所都之邑焉九皆有酢有厭有餼有緩有旅蓋同氣之祠非舍奠祭菜鬯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寓

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氏如燕齊之樂公民往往立之社然猶配食于社未有持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爲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涇城之祠史不絕書事之變古亦云甚矣居于定國爲縣獄吏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凝奚從祠之某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真杜池陽陸竣儀之等皆如于祠建隋唐以降故侯之祠紛々史冊不可殫述而人不以爲異雖然事誠庚古也而繩以甘棠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文安公以成德夙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爲節度推官建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車拜文安繪象歛歎感慎州宅有載德堂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李官有祥鱣堂節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誠者爲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祖之民爲政葺年民便安之者蓋請改建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書某曰是不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乎生今四百二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

事暮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蓋是祠
之建匪吾敢私惟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
傅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輟
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侘姓而祠故侯實
戾古典然猶得爲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
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
以淺陋辭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禮部冠萬
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戚容曰此吾先
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予蓋自是朝
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
位于朝泊檜枋國公亟詭外檜死而後躋
楚從位亟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宮之
祿老于家其年行閱閱有考功博士之議

有太史氏之錄有狀其行有銘其遂有序
其丈夫抵詞今足以華國各行足以砥俗
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
衷終皆有潼焉莫府而識者知爲公輔之
器司臬事而察辭幣訟人自以不寃後以
前執政爲首民習其教不肅而成亘公之
去而民思之深今揚侯五十年州縣立六
郡守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美復來邦
人懷今悼昔奉嘗之敬不懈益塵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嗚呼揚侯視此其益知所勉
哉宣王命召穆公之旬江漢也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
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

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
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
儀法者多矣今陽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
命侯以文安之爭顧瞻山川想象憇爰退
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揚然以想曰斯
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其理也朝夕念
于前于衡于羹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降
于庭盖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為善
政之助不已乎詩曰維桑有梓必恭敬
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有間餘不足相為
質也寒暑微息二不遂其生見者為動矧

矣而為人雖貴賤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實
同躰也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
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
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
輔成天地生之之德所謂由溺恥飢內蒲
撻市油然發衷非有為之地也後世以
身發財者膠固滯各人緩急扣門拒之恐
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
物並生則與萬物同躰乃今朝圖夕惟不
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顧使
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
親親仁民愛物之分藝則陷於不仁而非
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已介子

友史叔欽予謙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贍者於我手給董歿拱已又哀餘金以廣之今爲田百畝別其王祖之籍築之墻圍書其疆畝而字之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爲子孫之衣予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子不過泥滯於佛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諸身子當其義不爲異端誅可以爲難子能充是心而行之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公吳興義田到于今莫敢廢子無媿於范公之

心雖百十可知矣子何病諸不然匪義之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於旦夕是有爲爲之本之則無其能以乎毛君作而曰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爲記

夔州卧籠山記

予父聞夔州卧籠山之勝開喜單於之歲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闕之歲还自南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爲帥守嘗以記屬予建同朝又言之中以不一山狼恨弗慊也又二年而予守廬山之主僧曰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畧曰山爲

一山之望山趾距誠僅隔壤東一水其上
咸爲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與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一有五龍水
又爲野豬池池地上爲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著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並美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鼻諦寺詩變之諸刹惟此
可當是必爲真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善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爲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爲丈室傍翼窻
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前路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灑之其下遙見峻壁嶙峋江声澎湃賢
橋之路又通東屯客至必裴回移晷自
慶元二一年了悟主山嘉定三年丁侯以
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潰于成金碧翠
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爲無足以汚
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仁以詔久遠蓋爲
昭烈君臣少叙梗槩予自守瀘以來方
爲侯推明渡瀘本末勒諸叙南廟碑今
以行之請也不敢辭然而稽諸圖乘碑銘
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
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禦習隆尚充請因人
情爲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礼秩之所不許
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

祠為不盡然者於是樂之不得僅使即汚
陽之墓為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
也蓋闕乎世道之變而莫知始於何時子
美之詩曰玉殿虛無野寺中又曰一躰君
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
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璉為侯創祠未知
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
又謂先主之廟徙諸江濱今復其舊又未
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往牒所無不
可得而強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
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宮往返道夔皆駐軍
是山故自晉末平以來託侯以名山人以
侯名後人乃為侯立祠夫既祠侯則昭烈

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
往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為守
也則為寺以館僧將為永久之圖此皆後
世人情之推典禮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
無不盡也而予謂又近之實則固不在此
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蜮之魏強弱不敵
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損使操懿君臣肝
衝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
如此管樂書申韓以詭于祁山之役憂患
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
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
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
見感於所不係者昭二灵灵著在方冊昭

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
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
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翦拜
雖入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復之蹟
四頭八尾隅落鈞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
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祕者雖陵夷谷迂是
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
懿君臣欺孤盜梟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
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
陳壽誣鱣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
以自點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
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黼嘗爲
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
以書邸某曰吾所居僻自開禧至紹定之
遇單闕之歲皆危寇敝矣仲不佞承之於
訂潰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
吏時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
而爲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峯右拊烏龍西
指劍關北秦玉泉復者之儒富堂於樓之
東凡皆節縮浮費以潰于成昔天子之命
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興濟
我戎事矣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
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名北定則取鄭亨仲

剛中思耕亭語子爲我記之某作而嘆曰
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食自食上
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
居北望所以咨揚明命之意美矣盡矣而
予敢以淺陋薛雖然餉所主財桌宣制司
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爲謀也久矣蓋自建
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
管茶馬趙應祥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
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
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
爲瘡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咸
詔遣都漕觀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
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

利閔而席趙文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
安刻其乏興而吳李又不咸趙不存繼之
與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
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
紹興之末主瞻叔之望以括民曰契與制
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
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
殆如先正所謂三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
兵無窮者實未權之術使然耳開禧以後
事異前時吳曦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
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胄俾宣司
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以是而其實不
然蓋曦既畜無君之心捋託是爲亂而正

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劉志大
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曩既授首財之僅
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
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爲計微安沂公爲之
移屯咸戎運糗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
勤節公逢孺亦未知彼濟矣王君金代陳
雖拔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
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
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
共濟王鈞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
始未見甚害也一旦虜乘虛大如董仁父
居詛蒼黃度劍王董之執相扼不容以不
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

是代楊者任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
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五
州三閔以內日賸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
可爲矣歲人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
四大軍歲爲糧百五十萬不閔外居之而
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閔
之內外七十餘倉又爲灰燼則官軍民卒
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
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
泰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爲今之所謂四總
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
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爲之科
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

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數且吝也
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
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
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青者
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
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減戍併屯虛實相知
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
捆之令行於戎司覈窺籍明功賞息餽賂
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
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嚴戍守以衛
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
父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其有瘳
乎易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
荅楊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北望沂公之
嗣也才器開備甚似其先人云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子奉使東川
日建爲州程三子易名先希下其奏奉常
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頌二
民子孫子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
備丞嘗連帥來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
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迁起家
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
諡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
春官貳鄉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

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潁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請于予予為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為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棗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蓋踐言焉子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

大夫珣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大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孝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九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躰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豪之私聞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

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往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放由求於申張曷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行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躰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鄉館記

眉為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羸

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溼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抗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予也助為此者蓋卒記之予嘗致五祗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天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緜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闕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閔啟闕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

賓于疆於是共礼酒共陳酒共稍礼共齊
道以至牢米瀆羊澤物幣齋各庀其事司
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胝館蓋無一而
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爲然有委
積焉旬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
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爲
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
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興梁以議鄭里侯以
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爲政
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
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爲解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五

江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大師劉
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邸予以畫曰先君清惠公
早孤自奮紹元祐家声於黨禍流離之餘
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
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
也端友不佞猥以空章之直司臬東川邦
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土其地
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

憇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為十縣代役
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
詞二顧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
田儲書亦皆有記于於先清憲匪惟同朝
之舊且常刺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廟之
役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子
是屬予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丞
彛昇錄于太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日
星之垂奚以乎言為也矧惟郡縣吏所去
見祠非卒渙立廟之意今祠之及記之備
而又以屬于不肖木已贅乎梓諸使人
復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史固有遭將
為法緣情制礼者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

與天子共守天下没而奉祀則有祀宗卜
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宮宗氏分族共其職
事如懷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
盖建邦啓宗正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
鄉大夫士爵祿有列於朝亦得以其等殺
立廟于家內賓宋婦昭穆必序皆不失乎
萃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承祀
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
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絕廟祀之不經久矣
况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
容以求全而貪吝殘暴者民盼之然疾視
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
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

金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
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為其文於是
而度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
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
為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
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茲其情
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
驅迫本於諂佞者然吏去則祠毀幸而勿
毀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
也惟清惠公以文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
約已一介不妄取予御命朔庭威名擔虜
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邊姦人乘時
造讐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仇胄憚之以

公還蜀守漢中劾寮吏之從亂者守潼川
拯民于焦土逮鯨振帶已貢蠲逋度地以
居民發廩以振乏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
士前後為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
餘萬又為潼人請于朝末蠲米麥肖耗歲
為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
為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
民者無不為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
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稱仁有臣
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
蓋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
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
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

祀朝論以祀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
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
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嗚呼鄭人
思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樂武子而愛威
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
而不見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為未足也而移
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
亦由化儆俗媮人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
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
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者若此其後也其
益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嘗歷合
龍普印四郡守擢金部郎中成都路提
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收其子震孫

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審
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郵
予曰伯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
江跨堞而為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
壁津後三十年伯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
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基
視舊如崇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為堂曰寶
忠以識先人易各之與子既大書而揭之
矣蓋為記之雖然吾之為斯樓也匪以為宴
娛之供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一
所焉昔者張義立夷佛灘之險是矣第水

勢自高臨下且暮齧城足傳域而居者廩
廩然吾雖在寮吏盡力於區豬且爲支流
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石
三峩衡陳其下中鎮諸柴實邇夷略險所
弗及阻本以為固而郊於是邪也今濯濯
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
之皆我聽也蜀餉爲粟百五十萬石仰西
州者居多歲侍以稔淮都江通濟二厦而
積蠹弗蠲歲此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
敝之十八今舳舻相銜登樓日送三軍之
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匱之久而勿替也
既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獄訟之不平
陰陽以珍今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

能盡心焉匱雖修如水早何職思其外則
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粗定軍
餉之無闕亦將廢二而無所騁是乃范文
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
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爲景仁發室今景仁
之慮及此其庶幾亡愧於斯二言矣乎予
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次即爲六坎其
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難
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
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
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
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
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

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
城觀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
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
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
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已之
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人頃焉往而不
憂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
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各其嘗主
司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發
之景仁不隊厥紹今端平改元天子有紹
召爲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
謙義立各方

瀘州重修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
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
羸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
始置教授自崇寧說嘉泰雖三歷繕修然
今既三十年矣其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
聖先師堂序若將墜焉則撤而新之前端
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
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
尊壘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
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
其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其
對曰吾幼而享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
之率不與事儷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

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此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為尊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

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今如誘訛朝政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持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間古者祝祭高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猷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高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闕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孝釋典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防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帝二年廟周孔子冑監迨正觀定

為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未設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象謚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高太丞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火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後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

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正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天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監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僥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
季而車執書文行倫單之或異也自趙渠
梁壞田制田政播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
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
入始也孔老雖立以之而釋氏參焉蓋自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電
艸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
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
亦無一而不效先生之舊譽世由之不以
爲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
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
而不胥爲夷也然則學盛而負厲廟隆而
祀解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

乎士復請曰記孝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
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具迂乎曰
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間也
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
以塔廟之議曰庠序以堯胡之教釋聖言
今日無益而末之間也是孰爲有益乎乃
次第其說勒諸孝官以諭同志相與敷求
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爲萬里
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
乎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嫁記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
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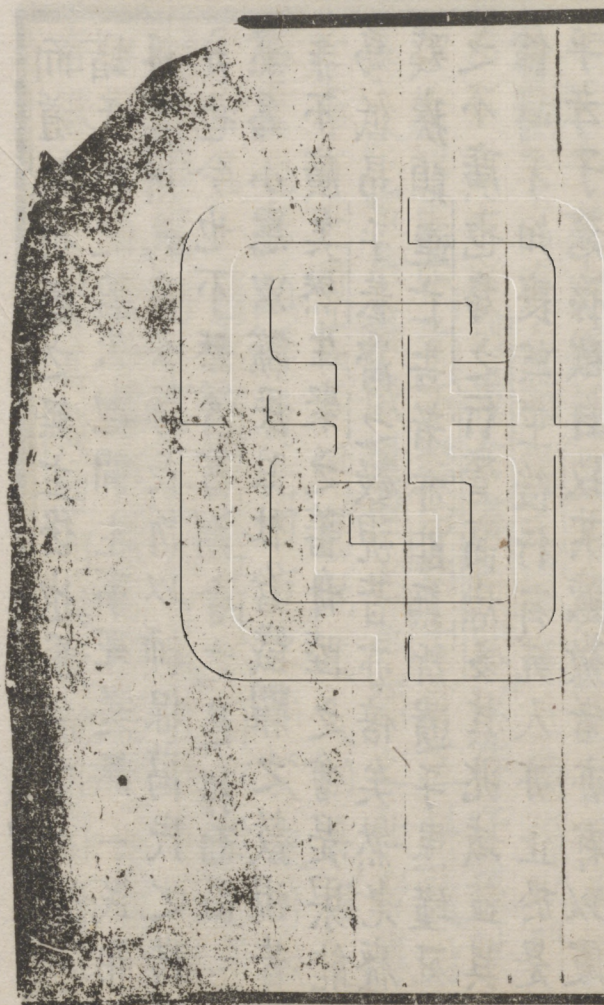
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流南裔猩鬼與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士靈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庠繕誠郭植觀闕念民困於科糶歲以四萬緡敷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之僅二年乃以疆事之兵粥田以佐用度此事中廢予爲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偏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土嘗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糶糶爲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升之交細人未作昏暮得穀春榆無所出緡錢萬有三

千糶米千斛爲倉廡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槩量糶以元直糶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糶乃與寮吏躬現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與太府寺奉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入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以賸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有餘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有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於真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

金史卷之四十五
男女混殺中羊蹂踐過者類泚乃為相地
於使君崑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
各二十丈出緡錢三十萬度之甃石為冗
几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牆飾以門
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
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
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傳
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
為是也節縮浮費此四方之邦交之幣獻
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紀予
愀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為政壯有用老
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瘠鰥跛躄斷
者侏儒有食其徒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

而道死也瑾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泚也
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
得其所此君公師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
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
然為小惠以說民且社倉歲糶之數視昔
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
為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廢
殘疾顛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瑾死
之不廣也為之行肇高燥多其兆域益其
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
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
之乎自聖賢視之直不滿一笑尚足以為
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五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六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於後魏隋唐以來名號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為錄事國朝訟唐制舊府為司錄州為錄事乾興元年復參軍之號政和疑為行軍之稱而更名為掾建炎又復其舊雖郡州異置牧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錄眾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為獄市幣廩之司然所關亦

不小也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
所治六十州訟獄所之錄塚所掌則視他
郡尤爲劇寄况所事者故伯監司之官分
位濶絕傳爰論鞫之事性往史不能自達
錄塚持謁請問乃得闕白其馮寬明易事
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許此亦易易日晚
宣驕長傲之人威氣凌壓則非健特自立
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攷
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爲州錄逆折司馬
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化武
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毒不能蔓羅織
之焰不得煽卓然爲一代名臣究其事業
實權輿於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

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糾曹而史佚其
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
摠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儒乃知官
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已
及物也陵陽鄧君其嘗諗予曰錄舊有廡
歲久摧剝吾撤而新之堂序庖福既皆塗
墜而嘗仕於此者吾將求其氏名考其才
劣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
諸象魏得謙公師弼而下若而人公自紹
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孝冠同經生
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子之因母
之父也有德在人今將以爲題記之首蓋
爲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

而風節之著志尚之冲者以備壁記之闕
嗚呼人生海內一氣聚散曾不百年耳而
人之燬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
心諭焉至其有大燬惡者則人之得以口
誦而指数之人心之灵昭之乎其不可欺
者蓋者此然則以其昭昭於人者而見賢
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內自省焉是記之所
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

大宗正司記

大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為鄰紹定四年災
寓治睦親宅五年六月甲子詔以天慶
坊魏惠憲王府舊址為之屬有司賦丈慮
財為繕二十餘萬而賦歲前後所發裁及

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斤其私藏以承
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
八月甲子落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
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廉序室公館吏舍
庖漏儲待鳩條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
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予以宗伯載筆
大史而子焉得辭之乎惟古者官之長必
曰司馬正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別於六
官之長則所以重正紳謹辟合嚴宗祧也
或曰彤伯嘗為宗正顏護軍辯其不然矣
建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
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失古人所以敬宗
之憲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

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外為夫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為長而一人焉二之若位高屬尊則為判凡以承寧弗協糾過愆違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礼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故族寓不言之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為大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為諸侯者各為一國之大祖而不得禰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為一國之大

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為大夫者又各為一家之祖而不得禰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子之子而不為適孫也有通稱為後而不與適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為南北面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內賓宗婦名如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

廟之中相示以禮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偏
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志善者也况又
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
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
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
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
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
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
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
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
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爲伯甸武王之母弟
八人三列公鄉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
也而又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

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又於昭穆長幼之中
以賢否爲進退以功過爲先後有尚德勸
能之意行乎其間止之生於王族也宗有
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
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把宋后稷以
訖未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羸秦之
暴幹棄周暴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遷親
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編裏忌意涼法
敬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
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
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
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收賢賢之效若
謂大雅不羣爲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

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
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
以變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
既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
友者爲王誦之用答敷明天子崇寵屬籍
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
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
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
至戢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搏節浮蠹
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僱庸
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

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
之教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
宮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俾來以圖請記
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
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辟章之靡經生學士
尚論此間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
可復嗚呼侯封并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
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
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
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則隱蓋惡辟遜
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
爲教非疆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

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子閭門之左右而父師者為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間而非正言志壹心臧不見異物而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間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調而為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矧晨夜救過不贖於是姦胥亂民緣絕為欺吏以官為市民以吏為仇違其常心以陷

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况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大中所謂高門曷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為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塾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事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各至敬輿則歸然三代理人物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二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

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
推誠散利等流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
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
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問世之大儒
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
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
擬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
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
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爲人
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
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爲縣人而
志不書其何以爲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
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

要指在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珮林立聽
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
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嘆宣
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爲表而出之
其自今父詔師傅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
學何事必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在
者不數數遇也

常熟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
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
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亭新安朱子旣爲
證其事室慶元年祠遷于亭之右然而孔
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煥始至大

懼無以崇化善俗迺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為齊庖四以館士為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為屋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二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民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為田百畝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為庖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

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孔說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為可否亦之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姓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字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子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千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魯子禮運字仲尼而各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

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以自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孰爲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翅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

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都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為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那以先生之嘗薄正於上元也李故有祠殿也不佞嘗聞忠襄陽公通守是州日會虜酋太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遜惟公自矢一死象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棚之石赫赫乎

其與日星儼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李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為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子曰儼人者以某道相似也禹穆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儼倫者乎夫學何為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為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為血肉口賅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

鶴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矣食則求其飽是心之舛肫之其仁克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為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末之為丈夫也以之為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宦則見得忘義見危垂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為康莊學士為向事願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為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跡二分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

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壞狄禍方殷余嘉陶君之為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不失聖賢為己之意為識歲月公諱邦人字希稷言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